

有数人家

江南

金庸和他的家人们



蒋连根 著

唐宋以来巨族，江南有数人家。——海宁查氏家族五百年来的历史与传奇，辉煌与落寞，在金庸身上有着深深的印痕。

这既成就了金庸的儒雅，也造就了金庸的孤独。他的内心世界几乎不为外人所知。他的隐私就像一座城堡。

本书作者从家族史的角度，深挖细掘，几乎访遍金庸所有家人及其亲朋故旧，为读者悄悄打开了一扇金庸隐秘世界的门。

有数人家
江南

金庸
和他的家人们

蒋连根 著

人民日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江南有数人家 : 金庸和他的家人们 / 蒋连根著. --
北京 : 人民日报出版社, 2013.12

(中华文化复兴方阵 · 名家写真系列)

ISBN 978-7-5115-2331-0

I . ①江… II . ①蒋… III . ①金庸—家族—史料
IV . ①K820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319321号

书 名：江南有数人家 : 金庸和他的家人们

作 者：蒋连根

出版人：董 伟

责任编辑：林 薇 陈志明

封面设计：汪要军

出版发行：人民日出出版社

社 址：北京金台西路2号

邮政编码：100733

发行热线：(010) 65369527 65369512 65369509 65369510

邮购热线：(010) 65369530

编辑热线：(010) 65369514

网 址：www.peopledailypress.com

经 销：新华书店

印 刷：北京鑫瑞兴印刷有限公司



开 本：1/16

字 数：200千字

印 张：21

印 次：2014年1月 第1版 2014年1月 第1次印刷

书 号：ISBN 978-7-5115-2331-0

定 价：48.00元

人民日报

中华文化复兴方阵书系

出版人 董伟

序

韩石山

有的作家是有神性的。

唐代的韩愈，宋代的苏东坡，都是。现代作家里，要数胡适、鲁迅。

当代作家，大陆这边，陕西的贾平凹，新近获诺奖的莫言，差不多也是。北京的王朔，有一个时期，颇有神性的气象。“一不小心就写出一部《红楼梦》”，就是带神性的话。王朔的问题，出在他不知道，这样的话可以说，这样的事不能做。等到他拿出他的《看上去很美》且说要一连写十部时，就露出了他的凡胎之相。可见神性的要义在于不能贪，不能过，贪了过了，没有不露馅的。这上头把持最好的是鲁迅和胡适，鲁迅没写过长篇小说，老了也不写，胡适的两部大著都是半拉子工程，半拉就半拉，到老也没完。

台湾现在，似乎还看不出谁是有神性的作家。

香港，金庸是一个，也就这一个。

有神性的作家，似乎有个金手指头，指指哪儿，哪儿就有宝，摸摸哪儿，哪儿就放光。其成就让人眼花缭乱，匪夷所思，其身世，

其情感，其内心，却像是施了什么法术似的，或隐约不彰，或无从捉摸。

我一直对金庸先生好奇，想一探究竟，只见光焰，难见靠实的材料，最后只好放弃。唯一做了的是多少年前，女儿还读初中时，正好三联书店出版了《金庸作品集》，又正好遇上女儿的生日，花了六百多元，给她买了一套。至今还记得吭哧吭哧扛着书箱，爬上五层楼满头大汗的窘相。那时就知道冯其庸、严家炎等大学者，未必纸醉早已金迷了。过后也曾拣出一册想看看，终于没有看下去。实在说，我对金著的感觉，跟王朔差不了多少。

纵是这样，好奇心一点不减，反倒更加强烈。

写过李健吾先生的传记，在评论作品与作家上，我最信服李先生这样一句话：有什么不明白的吗，冲着人性迎上去，没有不一通百通的。不是原话，意思肯定不错。

现在好了，蒋连根先生以他多年追踪研讨的辛苦，为我们奉献出这两部书，一部是《金庸和他的家人们》，一部是《金庸和他的师友们》，将金庸先生人性的两个最重要的方面，逐一展现在我们的面前。有兴趣的朋友，透过这两部书，不难窥知金庸先生的灵府，不难破解过去难以破解的金庸先生的秘辛。

两部之中，这部《金庸和他的家人们》，涉及金庸先生身世家庭的事情更多些。

不说他显赫的先祖了，就说他的父亲查懋忠吧。知道这位懋忠公如何在土改中被处死，对金庸在封笔十多年后，于2000年在《收获》上发表的《月云》一文，就有了更深的理解。比如这样的话：“从山东来的军队打进了宜官的家乡，宜官的爸爸被判定是地主，欺压农民，处了死刑。”

宜官在香港哭了三天三晚，伤心了大半年，但他没有痛恨杀了他爸爸的军队。”

知道了这段历史，也就明白上世纪 80 年代，可以回大陆之后，金庸何以千里迢迢去天津寻访“北查”的遗迹，而多次回海宁却不肯迈过查家桥，朝修饰一新的查氏旧居看上一眼。

这位懋忠公，竟还是大作家茅盾的中学同学，他书房里的《子夜》等书，即为茅盾当年所赠。金庸年少时，父亲曾带着他去桐乡见过这位沈叔叔，吃过沈叔叔给的糖果。

金庸的学历，过去一直是个谜。书中有专节，介绍查良鉴先生的事迹，说到这位堂兄如何让金庸去上海读书：

抗日战争结束后的 1946 年，金庸在杭州的《东南日报》做记者，还不足一年，他突然向总编辑提交了一份报告：“窃职至社工作将近一年，深感本身学识能力至为不足，故工作殊乏成绩。现拟至上海东吴大学法学院研究两年，恳请准予赐请长假，俾得求学之机会，而将来回社服务或可稍能胜任也。”说是请长假，实是辞职。因为几日前他收到堂哥查良鉴的来信，“一切业已调置妥当，可速来上海”。他凭借堂哥查良鉴的关系，得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。

又一处说：“凭着堂兄查良鉴关系，查良镛得以在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。1948 年初，查良镛考入上海《大公报》工作。”从 1946 年到 1948 年，恰是两年。此后金庸再没有进入大学研修的记载。

这样也就不难确认金庸的学历，进而也就不难明白，金庸何以会在八十岁上，要进入英国剑桥大学读书读个学位。

人性的弱点，也正是人性的伟岸。再一次在金庸先生身上得以体现。



2013年6月，
韩石山在汾河西岸湿地公园

中国的纪传体史书，讲究的是“互见”或者说“互文”，用这个办法读《金庸和他的家人们》，会让你兴味无穷。

连根先生自谦，说无心写一部金庸先生的传记，只希望他的这两本书，能为将来写金传的人，提供翔实的材料，就心满意足了。

我不这么看，这样材料扎实，叙事清晰的书，本身就有独自存在的价值，无论从哪一方面说，都是寻常传记无法可比的。

是为序。

2013年7月31日于潺湲室

前 言

在杭州流传着一个有趣的故事：有一天，“金庸茶馆”在西子湖畔开门迎客，四方“茶客”闻讯而来。当金庸出现时，“茶客”们蜂拥而上，将他团团围住，高声欢呼着“金先生”、“金大侠”，不料，金庸脸色顿变，转身欲走。这时，一位学者迎上前去：“查先生，欢迎您！”金庸即刻停步，会场内顿时一片“欢迎查先生”之声。此刻，金庸笑容可掬，和蔼可亲，大声说道：“金圣叹先生今天没有来，他是评论《水浒传》的。今天来的是查先生，写小说的。我姓查，名良镛，你们要记住啊，我不姓金，今后谁这样叫我，我都不会理睬他。”从此以后，再没有人叫他“金先生”了。

这个故事是真的，因为金庸对自己的查氏大家族引以为傲。

金庸是由查良镛而来的，一分为二是金庸，合二为一就是“镛”了。所以是先有查良镛，后有金庸。查良镛是本名，金庸是笔名，但金庸的名气却比查良镛大，知道金庸的人显然比知道查良镛的为多，特别是在海峡两岸和海外的华人社会里，有些人只知道金庸而不知道查良镛。在香港、台湾文人的笔下，在军界、政界、教育界、商界、文化界之外，还有所谓“名气界”，而金庸就是名气界中的名人。这主要是来自他的武侠小说。

人们提到金庸，首先是和武侠小说联在一起，是武侠小说的创作使金庸成为武侠小说界的明星、巨星，光芒四射。用金庸这笔名写的武侠小说，在海峡两岸，在香港，在南洋、北美、西欧的华人社会中，几乎是家喻户晓、妇孺皆知。

在中国，武侠小说是一种雅俗共赏的文学形式。可以说，凡有中国人的地方，就有金庸小说迷。人们称金庸为“金大侠”，其实他是西装革履，一点也不像人们想象中短衣长剑的英雄人物。他所以得“侠”名，不在于剑，而在于书，在于他写出的一部又一部新派武侠小说，有15部36册。香港作家倪匡以“古今中外，空前绝后”八个字来称誉金庸的作品。应该说，金庸很大程度地改变了武侠小说在中国文学史的地位。人们开始认为，通俗文学作为深受老百姓喜爱的文学种类，接续着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与精神气质。

由于他的武侠小说越来越受欢迎，激起他办报的兴趣，他相信，可以靠自己的武侠小说吸引人们读他的报纸。就这样，用武侠小说换来的稿费和电影拍摄费作开办费，《明报》于1950年代末问世。《明报》成了金庸的第二生命，《明报》的成功，就等于金庸的成功。用办报纸建设新的文明，而用武侠小说寻找旧的传统，作为一个具有儒家思想的书生，金庸苦心营造的，其实是一个精神家园，那里有中国人对于自己民族共同的想象。

1980年代初，金庸开始应邀访问大陆，成了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人。时代潮流，浩浩荡荡，此时的他已是一个新姿态的查良镛。离“九七”越来越近，金庸更不满足于坐而言，他要起而行了。一方面，他不丢弃政论家的如椽之笔，必要时社论还是要写；另方面，把《明报》日常的社论交给别人，他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放在政治活动领域。

中国人年纪大了，渐渐由儒入道，也有入佛。常说淡泊名利，这是道家的思想，金庸也是，表现出拿得起、放得下的气魄。1993年2月，他正式宣布退休，读书旅游，安享晚年。他去了湖南张家界、浙江普陀山，领略大自然秀色；去了星马泰，感受异国风情；再度踏上台湾岛，饱览日月潭风光；更多的是回故乡浙江，陪同朋友观赏钱塘大潮……

国际创价学会会长池田大作是日本人，是国际著名宗教思想家和民间文化大使。从1995年11月起，金庸与他在香港、东京等地曾四度相谈，历时二年有余。对话中，

金庸第一次详尽地披露了自己的身世、自己的祖先，谈论祖父、父亲和母亲以及哥哥等家人，谈论查氏家族的荣耀。难怪乎，他强调自己姓查，不喜欢别人唤他“金先生”了。

跟他的祖先一样，金庸是一个非常喜爱读书的人，他曾说过：“如果有两种生活，一种是坐牢十年，但可以读书，另一种是人生自由，但不可以读书，我宁愿选择坐牢。”2005年秋，年过八旬的金庸偕太太飞赴英国，开始了剑桥大学的读博计划。金庸的博士论文一写就是两年多。尽管论文写出了小说味，但导师麦大维认为金庸的研究是认真的，“没有学者对此做过如此深入的研究。”金庸继承了“书香门第”的家学。

“如果你到过江南，会想到那些燕子，那些杨柳与杏花，那些微雨中的小船。”^①这是上世纪五十年代金庸一篇散文中的话，无法猜测他下笔时的心情。他在武侠小说中经常写到江南——苏州、太湖、杭州、西湖、海宁、湖州等等，如诗如画，读来令人神往，又有点凄美之感。在1975年版的《书剑恩仇录》后记中，金庸写道：“我是浙江海宁人……海宁在清朝时属于杭州府，是个滨海小县，只以海潮出名。近代著名人物有王国维、蒋百里、徐志摩等，他们的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，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……海宁城不出武人，即使是军事家蒋百里，也只会讲武，不会动武。”显然，金庸很早跨离了查家桥，但，对于查氏家庭，他有骄傲，有感叹，也有哀伤和失落，因为他割不断这根脐带。

金庸也想叶落归根。在1992年第一次归乡时，他跟友人说，年纪大了，“明朝散发弄扁舟”的思想日炽，很向往归隐过凡人的生活。据金庸的弟妹透露，他将所钟爱的山顶道一号别墅以1.9亿的港元拍卖掉，然后转出明报的股份宣布退休，回乡既是探亲访友，更是为了寻找一个晚年归隐和叶落归根的所在。后来，金庸做出选择，定居杭州：湖光山色伴诗酒，西湖弄舟。香港是他成名、生活大半生的地方，而杭州是他人生的起点，年青时代他曾在杭州《东南日报》任记者。金庸在杭州九溪玫瑰园筑有一幢别墅，屋内七八张椅子足够一小家享用。^②他对朋友说过：“我真正的感情还是对家乡、对祖国的依恋。所以，我有这样一个想法：老了以后，回

① 钟晓毅、费勇：《金庸传奇》，广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。

② 徐小卫、杨攀：《金庸住在最美的地方》，香港《文汇报》2008年2月3日。



1997年9月1日，金庸陪同杨振宁在海宁观潮。（钱雪军摄）



《神雕》的故事也是从这开始的。袁花似乎是个适合讲故事的地方。（资料图片）

到杭州去，死在浙江。”^①金庸透露说，叶落归根之地还是西湖之畔，“在自己的墓志铭上会这样写：这里躺着一个人，在20世纪、21世纪，他写过十几部武侠小说。他的小说有几亿人喜欢，他自己觉得这是一件好事。”^②

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，写书人特意来到看潮的海塘。钱江潮如约而至，水声喧哗，一如几十年前那个夜晚，还在做童子军的青年金庸就在这里露营。滚滚浪潮打破了她的梦境，也流泻在了他多年后的笔端。他的第一部武侠小说《书剑恩仇录》和最后一部武侠小说《鹿鼎记》都是以海宁为背景，仿佛是对家族的遥遥致敬。“浪淘尽，千古风流人物”，曾经灿若星辰的文人名士，不过是浪花一朵，只有家族血脉和文化传承像永不干涸的源头活水，让你永远不会知道，它还将孕育多少传奇。

一个名门望族兴衰历史的魅力，在于它虽是过往云烟，读懂它却可以参透现实，醒悟人生。写书人是金庸的同乡人，跟他有过联系，与他的兄弟姐妹交往甚密，曾被查氏家族的真实故事所打动，这本《金庸和他的家人们》，可以说是对金庸先祖和金庸本人的致敬。

每扇窗户背后都有一个故事。写书人从揭秘金庸的家世、家事入笔，意在为“金庸迷”打开一个个问号：金庸小说中的侠气从何而来：一个大家族，几代人的命运，由血缘而家，由家而族，由族而国，爱国爱乡，情系于此……

① 温迪雅：《温迪雅访金庸》，《生活时报》1999年1月3日。

② 吴蒂：《金庸夜谈墓志铭》，《钱江晚报》2003年7月24日。

三 略

海宁老家的故事儿 / 1

龙凤呈祥 / 3

龙山花溪 / 6

金庸旧居「赫山房」 / 13

爷爷们的旧事儿 / 17

「烟波钓徒」查翰林——世太公查慎行 / 19

野戍风凄六月秋——叔太公查嗣庭 / 31

「东山钓史」奇遇——伯太公查继佐 / 39

身在书生壮士间——世叔公查昇 / 45

丢官不低头的丹阳知县——祖父查文清 / 52



爹妈的那些事儿／61

被冤枉错杀的大地主——父亲查懋忠／63

本是徐志摩的堂姑妈——母亲徐禄／74

儿时玩伴小丫环——继母顾秀英／82

让金庸迷上武侠的「女侠」——姑妈查玉芳／90

枪声引来异国情缘——姑父蒋百里／198



兄弟姊妹的亲情事儿（上）／109

「情比金坚」手足情——哥哥查良铿／111

代哥当上董事长——大弟查良浩／118

唐山大地震的逃生功臣——小弟查良钰／125

「军官太太」的遭遇——大妹查良琇／131

纠偏专家的「莲花仙子」——小妹查良璇／143

痴情守望旧居六十年——同父异母的弟弟查良楠／151

兄弟姊妹的亲情事儿（中）＼161

「观化乐天」的「查活佛」——堂哥查良钊／163
自称「渺小」的大法官——堂哥查良鉴／174

梦回大观园的五小姐——堂姐查良英／188

兄弟姊妹的亲情事儿（下）＼197

钱学森的「童养媳」——表姐蒋英／199

「两弹一星」的幕后功臣——表姐蒋华／212
自诩「图书管理员」——表哥蒋复璁／219



二一个老婆的家事儿／225

不愿走断桥，也该走走查家桥——第一任妻子杜治芬／228
香港回归了，我跟你回查家桥去——第二任妻子朱玫／240
离得这么近，我多想跨过这座桥——第三任妻子林乐怡／255

儿女们的往事儿／267

最具父亲遗传却为情自缢——大儿子查传恢／269

撇开老爹开餐馆——次子查传倜／283

从加拿大归来的「小龙女」——长女查传诗／293

焉知余之乐的画家——次女查传讷／302

参考书（篇）四／311

后记／313



海宁老家的故事儿

有道是：“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；水不在深，有龙则灵”。就是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江南小镇，因出了个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，顿使这个江南随处可见的去处陡然罩上了层层神秘的光环，这里的一丘一壑、一草一木也随之荣光起来，似乎此地真成了养育“文坛侠圣”的“腾龙之地”。这个“文坛侠圣”即金庸，原名查良镛，这个江南小镇即袁花，旧时称“龙山”、“花溪”。